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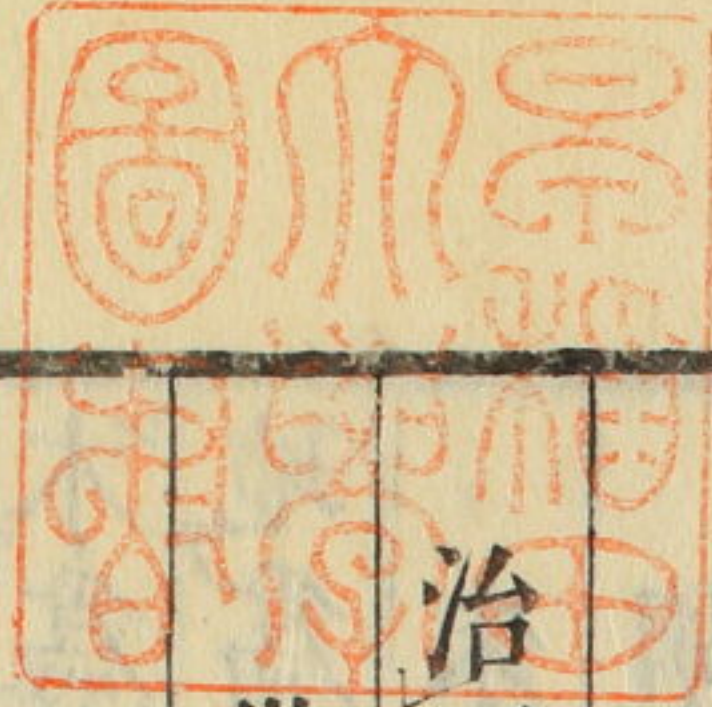
自九十七  
至九十九

0722  
76  
37





門  
76  
卷  
37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七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徐幾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爲

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不起於聖人。是雖一耒耜之末。一門戶之微。凡所以為利於天下者。皆有所取象。而非无所本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朱熹曰。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胡炳文曰。聖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疑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

臣按。聖人制器尚象。凡十三卦。此特錄其三卦。

者。工作之器爾。

書帝曰疇誰也若子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朱熹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臣按。工而謂之若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也。先儒謂守法信度。因聖人創作之制。而持循之。此之謂若。所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其所無事之智焉耳。後世之工。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豈所謂若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鄭玄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臣按。周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必謹於百工。飭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工而謂之百。不止一工也。飭者。脩治以爲器化者。變轉以爲用。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

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鄭玄曰。審。曲面勢。謂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五材。金。木。皮。玉。土。王昭禹曰。飭。五材。若飭水而爲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爲鼎量。劔削之屬。飭土而爲甗。甗。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

臣按。國有六職者。卽所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所謂職者。通上下言。猶所謂職



業云非專言官職之職也。作記者述百工之事。因舉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焉。蓋無是五者。則百工所飭之五材。所辨之民器。亦無所用之也。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吳澂曰。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土述之。刃之以金爲體者。以火爲用。故於金言爍。器之以土

爲體者。以水爲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爲用無往不利。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考工者舉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夫理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象氏之子常為量皐氏之子常為鍾桃氏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而世邪

臣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是則天下之器用無一而非聖人之所造始也智者於其間特因其類而創為之而巧者又從而述之耳夫天生五材民竝用之有一器之作則有一器之用有一器之用則有一器之利不徒作也苟有器而無用有用而無利耗材物於無用費民力於無益聖人所不作者則智者必不創巧者必不述也苟肆其私意而作淫巧於用器常度之外此聖王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



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為輪。輿。為

輿。為。子。為。廬。為。廬。器。之。類。秘。之。類。匠。為。管。宮。室。為。溝。洫。車。為。車。為。表。梓。為。飲。器。攻

金之工築。為。削。冶。為。戈。戟。為。戰。為。戰。皂。為。鍾。為。量。為。段。為。鑄。為。鑄。為。鑄。攻皮之工

函。為。甲。為。鮑。治。韋。韋。鞞。為。鼓。為。鼓。為。鼓。韋。為。皮。為。裘。為。裘。為。裘。設色之工畫績。雜。五。鐘。

羽。染。筐。關。絲。練。刮摩之工玉。圭。璧。為。圭。璧。為。圭。璧。柳雕。闕。矢。為。矢。為。磬。為。磬。搏

埴之工陶。瓦。為。瓦。為。旋。為。旋。

鄭玄曰。事官之屬六十。此三十工。略記其事爾。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賈公彥曰。此言工之多少總數。

臣按。先儒謂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鄭玄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鯁大瓦棺。是也。

王昭禹曰。聖人立成器。為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時而已。夏后氏繼舜。猶以質為尚。卑宮室。而盡力溝洫。而尚匠人之職焉。商王興



大學後集補卷九十一  
禮樂而尚文。以梓人為侯。為筍簋。為飲器。故尚稗。至周而文大備矣。以輿人為車。其材至備。其工至多。故尚輿。

臣按疏謂此一段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遂專據周所尚言之。直至篇終。一車之作。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又有輶人。是車之工最多。以周所尚在此也。夫歷代各有所尚。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後之所尚者。乃所以矯前代之失也。然矯其失。而或過於專一。而其流之弊。又不能無偏焉。此聖人為制。所以必因時制宜。損過以就中。

非但施於禮樂政事者為然。則雖一器之未。亦莫不寓意於其中也。此先王之世。所以事皆得中。而無過舉歟。

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玄曰。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旒也。金工。築冶。皂。栗。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

臣按。曲禮所記六工。與考工記大同小異。先儒



謂此爲殷制。然所稱之名雖異，而所治之事則同。土工，卽搏埴之工。金工，卽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獸工，攻皮之工也。草工，蓋設色之工歟。

月令孟春之月，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中央土，其器圓以閔。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閔以奄。

方慤曰：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廉則制，深則刻，故也。

冬主收藏，故其器閔以奄。閔則收，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圓以閔者，圓若物，由是以周旋。閔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臣按：月令於四時所用之器，各有不同。蓋王者承天以出治，凡其身體之所居處，被服食用，一皆順天時以奉天，不敢苟也。是以非四時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色，不敢服。凡一器用之微，亦必隨時而爲之制。所以範一身於禮法之中，身所被服，口所飲啖，目所矚視，手所執持，



無一事而非順天時。合天理也。彼雖欲作淫巧以蕩上心。烏可得哉。

李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陳澔曰。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此時百工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

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同。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孔穎達曰。於是之時。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此器舊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之



心而生奢侈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緻爲上每物之上刻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僞之情也。

方慤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仲春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前則因其作而戒之後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是則工師之官所掌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係者。君心之

收斂放蕩存焉。嗚呼。國家之患。孰有大於君心之蕩者哉。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靈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間耳。使其常囿於禮法之中。則必不肯輕費民財。輕勞民力。財不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焉。出於禮法之外。宮室之奉。必欲其壯麗。服飾之奉。必欲其華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緻。則必費財而勞民。而人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斂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也。未嘗不起於細微。其終也。乃至於滔天而不可救止焉。



此箕子所以於紂之用象箸。知其必爲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後乃至於瓊宮瑤臺而無已焉。由是以觀。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謹於其微。其意深矣。其慮遠矣。

漢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大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

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

續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顏師古曰。主作禁器物。

臣按。後漢典工作之官。

宣帝時。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宜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和帝時。樊準上言。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臣按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蓋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爲民生日用之具並有五材以脩六府有不備者又因其材而飭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於闕乏無非有益於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爲六官而專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後世乃於官常之外別以禁禦之內立爲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製珍異之器嗚呼器之爲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之材當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貨財於無用用工力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爲奇巧精緻之物者欲以誇

耀於人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其尊無對其富無倫欲誰誇哉况官闈邃密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朝夕左右得於觀視之間者宦官官妾爾彼生深宮之中執使令之役固無外交亦無遠識亦何用誇彼爲哉爲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奪生民之衣食勞生民之筋力以爲此無益之事哉張蘊古云瓊其宮而瑤其臺所居不過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過適口臣愚謂於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



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臣按。人君之於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幾何。一生能着幾輛屐邪。天下無事。府庫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過於自奉。况兵外用而財內竭。百官月俸皆不繼。而吾乃多爲器用。而寘之於無用之地。何爲也哉。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翫器。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豈其倫哉。母乃近於褻乎。宋太祖收僞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裹以七寶。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乘輿服用。皆尚質素。臣按。亡國之君。與興主之主。自然奢儉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



臣按金銀器皿之屬雖極精巧然其質猶不費損也一旦毀之本質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謂珍異寶石之類裒工於無益毀壞則無用上好之則貴一旦廢之與瓦礫等耳太宗於金銀器之精巧者且毀之况肯聚工以為寶石奇玩也哉所謂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大哉

王言可為百世師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繡幕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幾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大小咸

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萬殊博而通之雖有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臣按太宗於油衣繡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則其於物之成用者其肯棄遺之乎仁明之君其愛惜微物如此其視裂帛以為樂翦綵綺以為花而鋪於水者其壽命短長國祚久近皆分於此也

以上工作之用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七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穎達曰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  
 觀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程頤曰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八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民功曰庸

孔穎達曰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程頤曰言之善者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



以旌異之

臣按賜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

皇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國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

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謂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以

彰顯之蓋爵予之以名服錫之以器皆所以彰

顯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於天人君承天

命以彰顯之命之以爵而必與服俱不過承天

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諸無德之人豈

不逆天意哉

周禮太夫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

鄭玄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賈公彥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

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謂之同者各隨其等

而為之服士與士同庶人與庶人同不得自為

異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

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祇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

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謂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卽鷩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時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



各有章數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謂朝祭之服，無復有章數矣。

弁師諸侯

後既有諸侯，此當作諸公。

之纁

藻同，雜文之名。

旂九就

成緝，惡也。

也。玉三采

朱白，蒼也。

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

謂皆三，玉也。

瑱

以玉為之，塞耳者。

玉笄

以玉為之，所以貫者。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不得相踰越。

劉彝曰：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踰於尊，賤不可踰於貴。弁師掌其禁令，則禮行於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於大夫，皆謂之冕。

後世惟天子得謂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數等差爾。後世則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後世。使後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幾有以為復古之漸。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屨以王命賜之者也。功屨，冬之皮屨服功裘者，散屨，卑者之素屨也。

後漢志註：光武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緌綬，公



侯金印紫綬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太長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以下皆千石。尚書中謁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銅印黃綬。

臣按此漢朝印綬之制。然所謂金紫者。印與綬也。非服色也。

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紗幘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盡廢。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哉。為治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後世幘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

胡寅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



民莫尊乎天子。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則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則混而無別，何以聳下人之觀視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

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鍤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竝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武后時，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賜佩魚，皆爲龜，尋復舊。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謂魚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所謂金紫名同，而實異矣。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爲榮。

臣按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太濫。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當時視金紫如韋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爲榮。蓋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趨赴之者。求名與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貴。然後人貴之。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

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無中單。無劔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塗金銀花額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導。五梁。則瑇瑁。三梁。兩梁。則犀也。其服。竝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皂縹襪。白羅太帶。白羅方心。曲領銀革帶。白綾襪。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則玉劔佩。暈錦綬。二玉環冠。三梁者。則



劔佩以銀。綬以獅子錦。環以銀。冠兩梁者則劔佩以銅。綬以練鵲錦。環以銅而已。

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駙馬伯。有立筆而加。以籠巾貂蟬。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領。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無焉。其餘皆同。惟不佩劔。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則與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略準周禮服冕有旒。

今制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領耳。臣嘗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雖曰有三。然皆進賢冠也。加以貂蟬豸角。因異其名。爾

其製作始於漢。即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晉加為五梁。唐之梁數如漢。宋初有五梁。三梁。兩梁。而無一梁。其後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

朝則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駙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別貴賤之等級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冕



旒前後之數。入臣之數。則自八而下。以至於一。而不及於九者。九者陽數之極也。至是不可復加矣。

宋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襪。束以革帶。幘頭烏皮鞞。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為朝服。

馬端臨曰。用紫綠青為命服。昉於隋煬帝。而其制

遂定於唐。然漢夏侯勝謂士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揚子雲亦言紆青拖紫。西漢服章無所考。見史言祭服用衿。色緋玄。東漢則百官之服皆衿玄而青紫。乃其時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所可服歟。

臣按。孔子曰。紅紫不以為褻服。朱子謂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嗚呼。五胡亂華以來。極於元魏之世。凡中國之衣冠禮服。皆為所變。一切趨於苟簡。是雖華夏之域。其所以為身之章者。無復上衣下裳之制。豈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來。以



紫爲大臣之服。我

朝始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復用。一洗唐宋以來之夷習。

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人銜。

黃履翁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以譏其無德焉。嘗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爲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爲

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夫受之者不以爲褻。辭之者不以爲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寵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綬。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子之者。不以爲狗情。奪之者。不以爲少恩。此勸懲之微權也。

臣按魚袋之制。始於唐。蓋用以爲符契也。其始



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蓋無復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魚袋，不復設。凡常朝參官，則製牙爲牌，刻其官銜於上。凡勳親文武四字，號俾其懸於帶上，以出入禁門。無者則不得闌入焉。其制雖與唐之魚符不同，其所以爲出入之防，則一也。其諸具乎宋人用以爲美飾榮觀者歟。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諸臣皆賜時服。然止賜將相

學士、禁軍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謂侍臣曰：百官不賜甚無謂也。乃徧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

臣按此宋朝歲時賜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鵬、細錦、三司副使、官觀判官、黃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



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犬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樣。皆為鳥獸之形。我

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鷲也。定為常制。頒之天下。俾其隨品從

以自造。非若宋朝官為製之。歲時因其官職大小。而為等第。以給賜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來。文武率循舊制。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舊制。往往專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羆以下。至於海馬。非獨服者。鮮而造者。幾於絕焉。伏請申明

舊制。違者治之。如律。蓋

本朝無金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實有在於斯。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臣按。元朝服色無別。當時雖禁。不許服龍鳳文。



然所謂龍者五爪一角者爾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此夷狄之俗無足怪也

聖朝立為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及凡官員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於耳目之所見聞身體之所被服自其顯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潛消其非分之望密過其過求之心於隱微之中此先王制禮之深意杜亂之微權彼

夷狄烏足以知此

以上論章服之辨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上所令辨其八職下所稟五日

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

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吳澂曰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官契謂要書藏

謂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辭而述事者官書謂史所



述者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也。胥治文書之次。叙謂才智為什。長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謂應所治之先後也。徒趨走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職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庫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謂一胥則十徒。才智為什。長者也。徒若今隸卒之屬。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分或為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鄭玄曰。農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

賈公彥曰。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李觀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



以今日觀  
之省吏員  
真洗奸第  
一義也

也。祿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責其廉也。  
方慤曰。以食九人者。為上農夫。食五人者。為下農  
夫。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為中農夫。可知矣。其  
詳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言其祿以  
農為差。則多者不得過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  
五人之祿。

臣按。先儒謂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  
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  
眾。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吏省  
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

之在官。凡有秩祿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倣  
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  
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  
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  
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有得於  
先王遺意。後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  
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眾。夫官  
之不勝吏。姦也。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是言  
之。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祿之易給  
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直欲人人知自愛也。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八 胥隸之役



雖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  
祿之易給而人知自愛然亦所以省事也蓋為  
治之道當委任責成而歲終考其殿最必使案  
不重投文不煩采然後易以考投而無紛更蒙  
蔽之患苟一事而數人主之則甲可乙否此是  
彼非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雜難防是豈  
御簡舉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  
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則事體歸一而上之  
人得所據而不煩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  
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方慤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蓋分  
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  
備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之說與王制不同然皆是說  
庶人在官之祿必視農夫之上下以為多寡也  
王制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  
孟子謂小國之下士與庶人之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則王制所謂下士視上農夫食九



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蓋亦與王  
制之意同也但周禮所謂府史胥徒胥雖列於  
府史之下然十徒而後一胥胥乃衆人之中有  
材智爲什長者則其祿當比三者稍加優而賈  
氏特序而順推之以爲多於徒而少於史恐未  
必然也以上言吏胥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  
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  
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  
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王昭禹曰五隸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  
則其役使之差等各有所度數存焉辨其物則衣服  
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  
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  
民也盜賊之未獲者則司隸帥而搏之國中汚辱  
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  
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  
民爲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爲之也邦有



大學後章  
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蓋以四夷之民內守王宮外守厲禁皆司隸帥之也。

凡臣按隸謂給勞辱之役者。設官以掌之。謂之司隸。而司隸又統其屬有五焉。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先王之世設為百官百執事。各有其職。所以奉上而臨下者。禮節事為舉其大者而已。若夫勞苦之役。卑瑣之務。汚辱之事。必有卑賤者以代之。此司隸之官所由設也。所謂帥其民者。役常民而為之也。罪隸者。有罪

而役之也。蠻閩夷貉則俘虜而用之者也。然不徒供使令也。衛王宮守厲禁。搏盜賊。養鳥獸。牧牛馬。助牽撈。皆用之焉。

今制凡大小衙門各設直廳皂隸。於凡職官自一品至九品。又皆給以皂隸。以供使令之用。其多寡之數隨其品級以為等差。此即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月俾其給役於諸司。即周人罪隸之餘意。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吳澂曰。條。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趨。謂疾行。辟。謂辟除行人也。

臣按。先儒謂條。狼氏掌執鞭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塞不通者。卽

今制職官出而隸人引路以傳呼者也。

左傳昭公七年。羊尹無咎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孔穎達曰。環齊要略云。自營爲公。八公爲公。言正

無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阜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男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此皆以意言之。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數而至於臺極矣。諺所謂一階服事一階。卽此意也。以上言徒隸以上論胥隸之役。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八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  
 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賈公彥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  
 入往來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無

大學衍義補卷之九十九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賈公彥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入往來皆須得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無



節則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節以驗之有旌節文書乃得通達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鄭玄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廬若今野候徒有序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

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賈公彥曰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卽與之廩餼也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旅客也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鄭注謂廬今野候徒有序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序舍與廬相似注謂宿可止宿若今有亭有室者漢法十里有序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爲況也臣按委積以待賓客卽後世驛傳給廩之意候館樓卽所謂驛舍之郵亭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鄭玄曰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賈公彥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羈旅過客之等

臣按遺人所掌者餼廩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薪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

賓客所止之舍井樹井以供飲食樹以為蕃蔽

王昭禹曰掌達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之職不脩而所謂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而比其宿息井樹者不復有矣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



必以旌節。

鄭玄曰。行夫邦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

臣按。後世乘傳騎驛。其原蓋出於此。

環人。

取周圍保獲之義。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

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橧。與柝同。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

關無幾逆送及疆。

王昭禹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賓客者也。令聚橧。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

軌按獲悉當作護下同

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臣按。環之為言圍也。主賓客往來為之守衛。賓客有隨行之任器。則周圍保獲若環之無隙焉。可見先王之於賓旅。非徒餼廩以給之。而又有兵仗以衛之。此所以來通四方之情。而懷柔之者至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土高曰臺。榭。有木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墾



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  
 賓從有代。代客中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陳也其物。公不畱賓。而亦無廢事。憂  
 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寧也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

臣按。子產之言。可見古人所以設館。以舍賓客。  
 者。其備預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是雖  
 列國相待之禮。而大之所以字小。小之所以奉  
 大。皆不可加之意。可見矣。

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也。吏也以節逆之。迎也候人爲導。卿出郊。勞

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也司空

視塗。視險也司寇誥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庭燎。水師監濯。膳夫致餐。熟食廩人獻餼。餼生曰司馬陳芻。

餼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其傷敗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臣按。古人所以待賓之禮如此。其至所以賓至  
 如歸也。國語所述者。雖敵國之禮。而大之於小  
 亦可以類推矣。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朱熹曰。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



之言如此。

許謙曰。字書。馬遽曰置。步遽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臣按。置卽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卽漢時之郵亭。今之舖舍也。騎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遽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

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臣按。今制驛設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別。卽漢所謂高足中足下足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關。用傳出入。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臣按。漢人所謂傳。卽今符驗文引之類。



平帝時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顏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平帝時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顏師古曰郵亭書舍也言為書以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

臣按郵亭即今之鋪舍因郵亭書言宗伯即今

官文書入遽也

漢舊儀曰璽書使者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

臣按此即後日詔書一日行三百里之制。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二寸半長五寸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詐乘驛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復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臣按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  
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臣按此宋朝驛券之制竊惟

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  
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  
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衝要處或設馬八  
十疋六十疋三十疋其次或二十疋十疋五疋  
大率上馬一疋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疋下馬六  
十其僉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  
鄰郡民戶糧不及數者衆戶轉數當之民於常

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多而民  
力亦或因之以罷弊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編  
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其等第編  
次爲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  
發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付

以上郵傳之置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道涂之備

易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渙。

張栻曰。川涂之險。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剗其木而中虛。剗其楫而未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渙之卦有乘木濟川之象。水在天地間。為利最大。為性最險。故聖人於易。屢以利涉與否為言。而又制器以為利涉之具。既有其具。則地

之勢盡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行也不絕。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處。无不可至焉。所以來遠人於无外。廣王化於无窮也。

詩大明篇曰。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張載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

臣按。造舟。謂聯比其船。而加版於其上。以為橋。杜預所謂河橋是也。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玄曰。達道路者。山川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王昭禹曰。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是遂人所謂遂溝洫滄川之謂五溝也。徑

畛涂道路之謂五涂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玄曰。達天下之道路。津橋相轉。不得陷絕也。

臣按。官而謂之合方者。合同四方之事也。

野廬客行道所舍。氏掌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

鄭玄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

賈公彥曰。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水陸之道。舟

車往來狹隘之所。使以次敘過之。

臣按。成周之世。其為治不但詳於朝廷之上。國



都之中則雖天下之道路舟車所至之處無一之或遺焉者可見聖人為治無間於大小邇遐也。

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王昭禹曰國中曰經涂繞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軌廣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故七軌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此內外廣狹之制具也

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於王朝國都之內則雖道涂往來之所無一而不合於轍迹之

度然後為天下一統焉苟有一之或窒閼阻滯焉則有所不行者矣豈所謂車同軌哉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孔穎達曰通九州之道路

臣按左傳禹經啓九道即此

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于河

臣按初學記公子鍼造舟處在蒲坂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土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



障塞

鄭玄曰。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方慤曰。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以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臣按。先王當季春之月。恐自時厥後。大雨時行。水潦將至。或至于淹沒。道路而成淖。淖有妨車馬行旅之往來。故先時而為之。備水患也。如此。

爾雅。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

博說道之異名。

一達謂之道。

長道。

二達謂之岐旁。

岐道旁出也。

三達謂之劇旁。

數道交錯謂之。

四達謂之衢。

交道四出。

五達謂之康。

康莊之衢。

六達謂之莊。

七達謂之劇驂。

一道交復有岐出者。

八達謂之崇期。

四道交出。

九達謂之達。

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臣按。此則術道之異名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泚。

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泚。併木以渡。

臣按。造舟。維舟。方舟。即今所謂浮橋。特舟。即今



渡船。泝即今渾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

楚。火也。心星也。朝覲謂晨也。矣。道也。路也。弗穢塞也。不可行也。候不

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木辰

蒼龍之角星名也。見而雨畢天根亢辰之間見而水涸故先王之

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

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方橋可通成十二月輿梁可橋

通車輿者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工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

寒泣水有橋梁則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

也

又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人心順天

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

間亦無遺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獨其大綱大法無有偏而不

舉之處則雖一道徑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



軌按瘴恐當作鞞

大學後義補卷九十九  
以經行之處亦必委曲而為之處置焉。惟恐其行步之齟齬足脛之瘴疥也。聖人仁民之政無往而不存其小者尚如此況其關係之大者哉。漢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宜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

臣按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不知為政陳國道弗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知其必亡蓋道路橋梁雖于政治無大干繫然王道至大而全備一有所闕雖若無甚害者然而一人不遂其欲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

濟亦足以為太段之累全體之虧也故大人為政雖受一命居一邑亦無不盡其心焉者薛宣于見其子之為邑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由是推而大之知夫覘人之國者因其涂不治川不梁則知其國之不振也豈不然哉是以君子欲成其大必盡力于其小欲成其全惟恐其一之或有虧也良以此夫。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



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陽浮橋架黃河為之以船為脚竹篲互之初預造橋時議者多謂殷周無有作橋于河者預引詩大明造舟為梁為証然詩不言其所造之處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橋蓋橋作于河也然是時秦未有孟津之地而所作之橋不在此爾唐開元九年復作于蒲津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

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紐百丈連船千艘辦脩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十二載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為連鎖鎔以為伏牛偶立于兩岬禁連于河中渾鑱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莫浮梁

臣按凡于水必用鐵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水物也

以上道涂之備

大學衍義補卷九十九終



以上餘之類

木附也

目好以干木必用熟漆所以其堅亦以其耐風

泚濕木附也

立于兩乳梁處于中而後以漆漆之

薄則分於乳梁厚則分於梁

缺于缺續前等以美之梁固木以與之開云十二

梁或曰何意二梁者其一者梁其二者梁也



六十八雜